

艾 偉 (西元一八九一—一九五五)

程 法 泌



先生名偉，字險舟，湖北江陵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。早歲鑽研國學，兼習數理；十九歲時，前往湖北宜昌，考入美華書院，開始學習英語，進步神速，屢次越級升班，嶄露頭角。後來因為看見清廷腐敗，常常表現革命思想及言行，為書院當局所忌。乃轉往安慶，考進聖保羅高等學堂，就讀三年，畢業時名列第一。免費升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年級理科，成績卓越，為全校教授及同學所稱讚。民國十年赴美國留學，先入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得教

育碩士學位，後在華盛頓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。民國十四年返國應聘為國立東南大學心理學教授，民國十五年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贈與科學講座，從事於中學學科心理的研究，尤注重國語文心理的研究。

民國十六年與范冰心女士在上海結婚，定居於南京傅厚崗。先生在中央大學講學之餘，並致力於各種智力測驗的編製，中小學各科教育測驗，以及英語教學的實驗研究等。民國二十一年利用休假的機會，出國進修一年。二十二年返國接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。二十三年在南京傅厚崗寓所創立萬

青試驗小學，由師母范冰心女士主持，採用智力測驗選拔優秀兒童，每班不超過三十人，重視個別指導的教學，學生表現均極優異，為當時著名的天才小學。

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，先生隨中央大學播遷至重慶沙坪壩。二十八年成立學習心理實驗班，著手研究初中基本學科國、英、算三門學習過程，出版「學習心理實驗教學報告」，為教育當局所重視，撥款資助先生致力於各項設計與實驗。先生歷年著有教育統計學、教育心理學、漢字問題、國語問題、國語教學心理、英語教學心理等專著，並編製各類測驗統計報告，不下數百萬言。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，曾赴北平師範大學講學半年。三十五年應教育學術團體及教育部的邀請，出國講學計三十餘次。三十九年任考試院考試委員，移居臺北近郊溝子口，倡導新法考試，對於考試制度的改進，貢獻甚大。先生由大陸來臺時，即有高血壓現象，由於年事漸高，而研究工作孜孜不輟，耗費心力甚大，至四十四年九月，終以腦溢血不幸逝世於新竹寓所。以上是根據師母范冰心女士所撰「艾險舟先生行述」，（原文載教育與文化週刊第十卷第四期，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出版。）簡述先生生平的事蹟，用誌追思。此外更將個人對險舟師所親切體認到的一些感受和印象寫在下面。

在過去幾十年裏，我和險舟師有過三度較長時間的接觸：抗戰前在南京，抗戰時在重慶，抗戰後在臺北。最近教育部為了改進大專聯招，請來了一位測驗專家——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的郝密克。郝氏作了一週的考察和研究以後，提出了三點建議：第一，試題應採用選擇式；第二，除了考學科測驗以外，還要舉行性向測驗；第三，測驗卷改用機器記分。看了這三點建議，不禁使我再度憶起了我的

老師——艾偉博士，一位擇善固執的教育家，早在二十年以前，他就提出過同樣的主張了。由於郝氏的建議，撥動了我心裏頭的開關，往日的印象，像電視樣一幕連一幕地顯現出來。

南 高 院

在南京中央大學的校區裏，有座古老而莊嚴的建築物——南高院，那是教育學院師生教學和研究的地方。院長辦公室就設在二樓的中央。我在民國二十四年，考進了中大心理學系。那時險舟師是心理學系教授，兼教育學院院長。當我應召作個別談話進入院長辦公室時，發現他是一位中國人，心理覺得非常詫異。因為在我的想像中，他是一個外國人。

我是師範學校畢業的，升學前做過兩年小學教師，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。平時常常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。險舟師在當時的教育雜誌上，以「艾偉」的名字發表過許多篇測驗統計的研究報告，像閱讀速率測驗報告，閱讀理解力測驗報告等等。當時國內學者研究測驗統計的很少，這一類的文字大都是從西文翻譯過來的，所以我誤以為「艾偉」和「杜威」一樣是外籍教育大師的譯名。

險舟師教我們統計學。第一學期，心理系學生和教育系學生合班上課，用他寫的高級統計學做教本。那本書共有二十二章，內容很豐富。上課時，他一面用教鞭指著事先畫好的圖表，一面補充說明。進度很快，指定的練習也很多。許多教育系的同學，視統計學為一大難關。我因為知道統計學是研究心理學的基本工具，不得不用心學習。遇到疑難的地方，不敢直接向險舟師詢問，便到心理系圖書

室去向他的助教——郭祖超先生請教。郭先生性情溫厚，態度和藹，學識豐富，口齒清楚，是險舟師的得意門生之一。由於他的指點，我得益不少。第二學期的統計學，是為心理系單獨開的，主要是講曲線配合。那是險舟師在大學裏授課若干年後，又到英國跟統計學大師皮爾遜教授研習的。他一面講，一面指導我們用計算機做各種練習。由於長期練習的結果，所以心理系的同學對於各種統計方法都相當的熟練。

從外表上看，險舟師是道貌岸然難以接近的，其實不然。每學期期中考試以後，他總在他的住宅裏，準備了豐富的茶點，約請選課的學生，舉行一次茶話會。艾師母和艾公子也都參與接待。邊吃邊談，吃完了還有餘興節目。險舟師的長公子國炎兄的踢踏舞，最令人叫絕。當時真有如坐春風的感覺。

險舟師把他的房屋騰出一部分來，自己出錢辦了一所實驗小學和幼稚園。所收的兒童都是智商很高的；險舟師的二公子國一，是其中之一。由艾師母當主任並教算術；艾師母是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的，對數學教學很有研究。由教育系畢業同學秦湘孫女士教國語；秦學長是北平人，講得一口標準國語。險舟師認為一切的學習都要注意開始的正確，所以才有這樣的安排。

在這所實驗學校裏，險舟師一面按他的教育理想施教，一面對裏面的兒童從事各種觀察和試驗。他曾領導我們詳細地參觀這所實驗學校的各種設備和措施。險舟師說：「每一個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，最好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實驗學校。」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就希望辦一個屬於自己的實驗學校。

可是這一個夢想至今還沒有實現哩！

沙坪壩

抗日戰事發生以後，中央大學就遷到嘉陵江磐溪口對岸的沙坪壩去上課。那時，教育學院改制為師範學院。險舟師擺脫了院長的職務，專心辦理教育心理研究所。當時對外交通多阻，出國留學的可能性很小，所以有志上進的同學，很多進入研究所，在空襲頻繁之下，接受險舟師的指導，從事研究。

中大教育心理研究所當時所做的研究，有兩個重點：一個是研究學科心理學，一個是編製心理與教育測驗。

過去研究學習心理的人，多半是根據貓、狗和人猿在實驗室控制情況下的行為表現，歸納成一條一條的定律，然後再把這些定律加以演繹，應用到教學上來。其實，人類的學習過程和動物的學習過程不一定相同；教室裏的情況和實驗室裏的情況也有很大的差別。所以在實驗室裏以動物行為為對象所獲得的定律，對於教室裏的兒童，不一定能適用。險舟師指導研究生研究各種學習問題時，都是在教室裏，用真實的教材做刺激，去引起兒童的行為表現，從而加以觀察和比較。這實在是研究學習心理學的正確途徑。

在教學之前，教師對於學生的智慧、性向和各種習慣等，應有相當的了解。在教學以後，對於教

學的效果，應作一番考核。這是大家都同意的。所謂心理與教育測驗，正是瞭解學生背景和考查教學成績的工具。有了這些工具，我們對於教育範疇裏的各項問題，才可以從事計量的研究。險舟師從在中大任教之日起，即著手編製各種測驗。中大教育心理研究所全體師生在險舟師的鼓勵之下，大家都積極從事這種工作。當時，中小學所需要的各種測驗，幾乎應有盡有，實在是莫大的貢獻。最近行為科學，頗受世人重視，大家爭以計量的方法，研究各種行為問題。回顧險舟師此一時期的成就，不得不令人欽佩他的先知先覺。

這一段時間，我正在國防工業設計委員會技工訓練處任職，應用各種機械能力測驗，為重慶各兵工廠甄選藝徒；同時在母校兼授心理學的課程，每星期去沙坪壩一次。課餘之暇，常到研究所去拜謁險舟師。他每次總不憚煩地把各種研究計劃和研究成果一一為我說明。有時因為空襲的關係，我和險舟師在防空洞裏相遇。他便指著手提包對我說：「別人跑警報的時候，手提包裏裝的是金條；我跑警報的時候，手提包裏裝的是統計資料。」

這段時期，教育心理研究所的各種研究結果，大多在「教育心理研究」季刊上發表。每次出版的時候，險舟師都送我一冊。由於後方缺乏白報紙，這些刊物都是用土紙印的。我雖然帶了幾本到臺灣來，可是已經不能翻閱。因為只要翻動一下，紙就成為粉末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我當時閱讀這些研究報告的時候，隨手做了一點筆記。後來和君約兄為正中書局合編了一本師範學校教育心理學。有關學科心理的幾章，是由我執筆的。許多採用這本書做教本的人都說，學科心理

部分的內容很充實，也很適用。其實這幾章都是根據我的閱讀筆記寫成的。和險舟師的全部研究結果相比，那不過是九牛之一毛、滄海之一粟而已。

溝 子 口

勝利後，我們先後還都。當我回到南京的時候，險舟師已到澳洲去出席國際教育會議。回國後因為擔任部聘教授，便轉到北師大去任教。所以勝利後我在南京一直沒有機會向險舟師請益。等到大陸情勢逆轉，我隨空軍總部到了臺北。險舟師因為榮任行憲後第一屆考試委員，也到臺灣來就職。當時考試院在木柵溝子口建了辦公室和委員宿舍，險舟師就在那裏定居下來。

文官考試在中國雖有幾千年的歷史，可是一向側重論文式考試，從未採用新法測驗。險舟師就任考試委員以後，就建議考試院，設置考試技術改進委員會，並在高普考中舉行心理測驗。此項建議，當時有人稱之為艾偉計劃。每次舉行心理測驗的時候，亮東、邦正、堅厚和我，都應約去協助。中國測驗學會也在險舟師的領導之下，在臺復會。因此我們又常常有機會隨侍在險舟師左右。

空軍總司令部為了推行分類任職制度，特自三十六年十月起，設置空軍人員心理研究室，從事普通智力測驗、專業性向測驗、教育成就測驗，以及軍職專長測驗的編製。我到空軍任職就是奉命主持這項工作的。因為辦理尚有績效，當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升任參謀總長的時候，此項制度又推廣到陸海兩軍。君約、正穩、敬婉、吉衛諸學長，便在我的推薦之下分別到國防部、陸軍總部和海軍總部

去擔任同樣的工作。我們的研究報告，陸續在測驗年刊中發表。當時，險舟師常將我們的成就，向考試院提出報告，藉以顯示考試院行動的遲緩，因而引起更多的反感，遭受更大的阻力。在高普考中，心理測驗的成績，一直僅作錄取的參考，而未正式發生作用。在各種有關會議中，險舟師雖屢次發言主張將智力低劣者淘汰，不但沒有通過，反遭「固執」之譏。險舟師自此乃轉變方向，常常在新生報上發表星期論文，倡導測驗的研究和應用。他對於學校的考試和入學考試也提出許多改進的建議。郝密克來華所作的三項建議，都是險舟師當時所一再強調的。

險舟師任期屆滿以後，新任考試委員為了研討心理測驗在高普考中是否繼續舉辦，特地邀請在臺的心理學家，舉行座談。當時有人認為智力測驗著重速度，在空軍方面適用，在文官方面不適用；有人認為智力測驗裏包括語文材料對於臺灣籍考生不利；有人主張心理測驗在高普考中應繼續舉行作為試驗，暫時不必列為錄取的標準。我聽到了這些言論，心裏很不以為然。為支持險舟師的主張，便不顧一切地站起來加以反駁。我說：智力測驗有難度測驗和速度測驗兩大類，如果認為速度測驗不合用，為何不採用難度測驗？如果認為臺灣籍考生和大陸籍考生的語文能力不相等，為什麼不分別訂定常模？考生都知道高普考裏的心理測驗，不計成績，作答時大家都隨便亂劃，這樣繼續下去，不但不能達到選拔人才的目的，也達不到試驗的目的。在我發言以後，會場上的氣氛，居然轉變了過來。事後，我把座談會上的情形，向險舟師報告。險舟師高興的說：「你有這樣的機智和勇氣，測驗在中國不會沒有前途的。」我說：「這不是我的機智和勇氣，這是老師啟發的結果。」

考試院後來便約請侯璠先生去主持心理測驗；考選部史部長旦生，也把我借調到考選部去籌劃學科測驗。在我卜居溝子口的幾年中，我為考選部編了八十幾種學科測驗，包括國父遺教、憲法、本國歷史、本國地理、世界歷史、世界地理、物理學、化學、政治學以及民刑法概要等科，每年在檢定考試中應用。侯先生也編了好幾種的智力測驗和性向測驗。這樣便將險舟師的計劃一一實現了起來。

險舟師逝世以後，我寫了兩篇文章紀念他。一篇是「艾偉測驗計劃的推行」，在教育通訊上發表，一篇是「艾險舟先生對於考試問題的意見」，在測驗年刊上發表，都是紀述險舟師在這一段期間的言行及其影響的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險舟師仍然健在，他不斷地在指示我研究的方向。